

父親，是我們遮風擋雨的大傘

李金平



我們的全家福



我們親愛的父親手抱外孫

我的父親李公萬霞，他是這個世界上我最親、最愛的人。他一生勤勞儉樸，善良忠厚，吃苦耐勞，竭畢生精力養育妻兒老小。每叫一聲「爸爸」，心裡就有一種踏實、依靠、幸福的感覺。在父親心裡，我們長再大，都是孩子，都是他的寶貝；在我們的心裡，無論走到天涯海角，那個小山村裡的家都是幸福的港灣，父親是那把可以為我們遮風擋雨的大傘。

可是二〇〇九年的三月，老天跟我們開了一個殘酷的玩笑，在我們沒有任何心理準備的情況下，突然從我們身邊帶走了父親。

一、父親走了

那一天，父親靜靜的走了，沒有留下隻字片語。他走的那麼突然，讓母親和我們四個女兒猝不及防。聽到父親病危的那一刻，猶如當頭一棒，淚如雨下，卻固執的期待這不是事實。直到次日（四月一日）凌晨趕回老家，看到躺在病房裡依靠呼吸機和藥物維持心跳的父親，我們才意識到這就是殘酷的現實！

那是二〇〇九年的三月卅一日（農曆三月初五），

正在幹活的父親發病了，他倒在他辛苦一輩子的田間。而那時，除了母親之外，幾個女兒都不在身邊。據母親回憶：那天一大早他們就到田裡開始幹活，父親原本準備下秧，由於乾旱太久，田離河又有一段距離，河裡的水遲遲流不到田裡。父親看到鄰家從田旁的小堰塘挑水往田裡倒，覺得這樣比較快，他也開始挑水。到中午十一點左右，大概已經挑了七十擔左右的水。從堰塘挑水上來，需要上幾步凸凹不平的土台階，對一個已經六十一歲的老人來說，這是一件很吃力的活。每一次起步，抬腳都要用到比平地行走多幾倍的力量，才可以爬上去。我們問母親：「幹嘛非要挑水啊，又不是急那一兩天？」母親大哭：「因為隊裡有幾個人說要包車去唐梓山看廟會，你爸爸問別人價錢，覺得不貴，他想到我平時哪也沒去過，想早點把秧下好了，好跟別人一起包車，帶我去看廟會。」那段時間，母親的腳扭了，不能幫忙挑水，父親就一個人一擔一擔慢慢的挑著。鄰居說發現父親那天走的特別的慢。

一直幹到差不多中午十一點了，父親說要吃糯米飯，要母親回去做飯。母親剛走，就聽到父親痛苦的喊了一聲：「媽呀，我的頭好疼啊！」他先捂著左邊，再捂著右邊，劇烈的疼痛讓他瞬間大汗淋漓。母親問：「你還可以走嗎？」父親說：「不能。」痛的再也說不出話來。母親大呼：「鄰居來幫忙把父親背到附近一個稻場裡。剛到稻場的時候，父親還睜著眼睛，對背他的鄰居說：「老三啊，你把我放下來，歇下。」鄰居把父親平放到稻場裡。父親說：「老三啊，我可能不行了。」鄰居安慰父親：「叔，你說什麼呢，怎麼會不行了？」父親搖搖頭，再也沒說話。那句話是父親說的最後兩句話，父親痛到那種程度，他首先想到的是感謝鄰居，怕他把別人累著了。劇烈的疼痛可能讓他意識到自己的生命有了危險，他說：「我可能不行了。」而不是：「我不行了！」父親還想能好好活著，他還抱有希望，可是老天沒有給他這個機會。母親在父親剛發病的時候已經撥打了急救電話，她知道父親可能很

嚴重，因為父親有高血壓，一旦發病可能就很危險。同時她給在市醫院工作的表姐夫打了電話，向他求救，希望能派個有經驗的醫生來搶救。

然後母親開始撥打我們姊妹幾個的電話。可是大妹、三妹的電話都打不通，母親最後打我的電話，她知道我剛懷孕，又在離家幾千里之外的地方，回來不方便。那時我正在上班，只看到手機燈閃了一下就滅了，連電話號碼都沒顯示。母親說她撥了好一會都沒通，就掛了。已經萬分焦急害怕的母親，慌的不知如何是好，她已經記不起電話號碼，手抖的總是撥不正確。她只剩下唯一的希望，撥打大女婿，也就是我先生的電話。經鄰居阿姨幫忙，才撥打通，她說的是方言，我先生根本不懂，母親對著電話大哭大喊，我先生只聽到大概是爸爸出了什麼事情，簡短安慰了媽媽，立即打電話給我，剛聽到消息的那一刻，我只意識到父親可能出了什麼比較嚴重的事，不然母親不會打給我的。等我回撥回去，我聽到母親在哭：「平啊，爸爸的高血壓犯了，話都說不出

來了，可是妹妹們的電話都打不通啊！」我的眼淚在瞬間落下，在恐懼中也帶有一些期盼，希望父親還可以搶救過來。我盡力鎮靜自己，安慰媽媽，囑咐她盡快送爸爸去醫院搶救，而後我開始想辦法聯絡大妹和三妹，要她們盡快回家。同時電告旅居台灣的發強三爺和奶奶陳玲美，他們也哭了，我因人在深圳，離家太遠，我沒辦法很快的回到家裡，只有訂好機票等待航班。我也在期待奇跡出現，希望能有好轉的消息……當我第二次打給母親，她說爸爸已經在救護車上了。第三次打給母親，電話是表姐接的，表姐剛說一句：「金平啊，情況不是很好。」我就聽到母親的哭聲：「平啊，爸爸已經走啊，救不了了啊！」那一刻，我的心被狠狠的扎了一下。我不敢也不願相信這就是事實。可這就是事實，我再也按捺不住內心的悲傷，痛哭失聲……

不久，大表哥打來電話說：「金平啊，您要有個思想準備，情況不是很好。」我說：「我知道了，哥，現在怎麼辦呀？」表哥說：「還插

著呼吸機，實際已經不會呼吸了。是等你回來再決定怎麼辦，還是放棄？」我知道也許回天無力了，可是我該如何面對這一切？我多希望還能再次握住父親溫暖的大手。不願意就這樣放棄，請表哥安排繼續使用呼吸機，也許奇跡還能發生。

凌晨二點多，我跟老公陳笛一起趕到醫院，看到躺在病房走廊裡，臨時安置在床上的母親，她的眼神是那樣的絕望無助！我說：「媽媽，您別哭，我去看看爸爸。」父親靜靜的躺著，臉上已經沒有了血色，我用手觸摸父親的額頭和臉頰，還熱熱的。多麼希望父親只是想睡會兒，還會再醒來，當他看到我們姊妹回來了，該是多麼的高興！三妹和小妹已經先我來到了醫院，她們一直守在父親的病床邊，緊緊握著父親的手。病房裡站著，坐著四面八方趕來的親友們！

天亮了，醫生發現父親的血壓突然間有點升高了。我們開始猜測，會不會還有奇跡？大家商量請在醫院工作的表姐夫幫忙找更權威的專家過來，等得到專家的診斷再決定如何處理。十一點多，大妹妹一家回來了，奔波了一夜，哭倒在父親病床前。

中午，專家從外地趕過來，經過會診，很委婉的告訴我們救不了了。醫生要我做決定。而這一刻，我的心亂如麻。如果選擇手術，醫生說：「成功的機率只有1%包括搶救後會成植物人。」病床上靜靜的躺著的是我的父親啊，生我養我這麼大，沒有享過一天福的父親。我多麼期盼再跟父親說一句話，哪怕再喊一聲：「爸爸！」所有的親人聽了專家的診斷結果，都很大望悲傷。沒有人願意放棄治療，也沒有人敢建議手術，所有人都知道必須理智。我看看坐在一邊絕望的母親：「媽媽，怎麼辦啊？」我無法下決定。「算了吧，孩子，救不了了」，母親已經流乾了眼淚。最後，大家默認做了決定：放棄手

術！我摸摸父親的額頭和臉頰依然是溫暖的。我知道，呼吸機一拔掉，父親很快就會永遠的離開我們。但大家都希望這觸手可及的溫暖能夠永恆！

因為大家希望父親能夠在家裡靜靜的離開，從醫院到家裡的路上，表姐夫負責拿著充氧氣的儀器不停地擠壓，給父親供氧，後來才知道那天他手上腫了一個大水泡。從醫生決定給父親拔呼吸機，我就被與父親隔開了，因為老人說有個規矩：懷孕的女兒不能見到父親咽氣。我知道這也許只是一個迷信，可是我不能違背大家的想法，讓親人們為我擔心。到家了，我被攔在院外。不久大表哥出來告訴我父親已經於四月一日（農曆三月初六）下午四點四十六分停止了心臟跳動。我一下子癱軟在地，意識到父親從此與我們母女天人永隔！

二、記父親的一些事

我永遠記得，父親生於農曆一九四八年十二

月三十日（農曆的除夕夜），因病不幸逝世於二〇〇九年四月一日（農曆三月初六）。

父親有姐弟四人，上有三個姐姐，父親排行老四，是爺爺、奶奶的老來子，也是他們唯一的兒子，據父親說，奶奶在一九四八年的大年三十生下他，老來得子，一家人特別高興，給他取小名「有年」，然後奶奶抱著剛出生的父親，全家人喜氣洋洋，共進團年飯。

父親出生的年代，生活非常艱辛。那個時候所有的物資都是限制供應。遇到饑荒的歲月，吃過樹皮、野菜，甚至有時候連野菜都沒法找到。父親的胃病就是因為那個年代的飢餓造成的。

父親還小的時候，家裡被劃分為「富農」成分。據說劃分理由是：置有一些田地，可父親說，那些田地是太爺和爺爺輩辛苦勞動積攢些錢買來的。據說爺爺常常天不亮就揣著幾個饅頭，挑著一些紅棗之類的農產品到很遠的地方去賣，常常深更半夜才回家，一家人省吃儉用，才積攢下一些錢。爲了不讓家人挨餓，買了一些田地。

那個年代，背著「富農」成分的人，走道哪裡都受人欺負。父親說：「我沒什麼文化，只上了小學，但是我的成績很好，如果不是因為『富農』成分，我肯定可以學更多的知識。『富農』家的孩子是不會被推薦上學的。」所以我小的時候，父親常常教導我們幾個姊妹要好好學習，珍惜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。「我們不跟別人比吃穿，我們祇比成績！」這是父親常對我們說的話。

三、父親教育我們熱愛學習

女兒們的每一張獎狀，在父親心裡就是對他最好的報答、上學的時候，每次大型考試完畢，學校都會排名次，並給優秀學生頒發獎狀和獎品。當我們每次捧著獎狀回家，父親都開心的看了又看，然後很認真的貼在牆壁上。那面牆貼滿了我們姊妹幾個的獎狀，是我們家的一面光榮牆，是父親再累了都會開心一笑的地方。

父親文化程度不高，可他一生都勤於學習，用行動教育我們幾個孩子好好學習。看書是父親

農閒時最愛的休閒活動。我們家裡人口多，農活也多，孩子們都上學也幫不上什麼忙，所有的重擔都壓在父母親的身上。農忙季節，父母天不亮就起床幹活，天黑了還在田間忙碌。爲了能有一些靈活的收入，家裡還養了豬、牛、羊、雞等。炎熱的夏季，別人幹完了活都回家吃飯午休，待涼快點再下地耕作，父親卻在吃完午飯後，又匆匆提著個大籃子出門打豬草。幹農活的時候抽空把牛趕到草多的地方吃上一陣子，父親說：「牛是農民的命根子，沒有牛那麼多活怎麼辦啊？」儘管一年四季，父母幾乎天天都在忙碌，但稍微得閒的時候，父親就會認真的看書學習。他特別喜歡看三爺編的《棗陽文獻》，每當台灣的三爺寄來一期。他都會認真的看完每一篇。遇到我回家了，還跟我討論。父親學習的時候，遇上不認識的字就會跟我們姊妹幾個討論，如果我們也不會，父親就會要我們盡快查查字典，不能偷懶。多年的學習積累，父親能寫一手不錯的字，也能寫出很流暢的書信，還爲爺爺奶奶寫了一篇碑

文。

在父親的教育和影響下，我們四個孩子學習都很努力。我四年前已大學畢業，參加了工作，並於去年結婚有了一個幸福的小家庭。由於多種原因，大妹沒能上大學，這是父親一生最大的遺憾！他時常覺得愧對大妹，常跟母親說我們要攢點錢支持大妹家做生意，算是補償吧！三妹今年也大學畢業，目前在武漢工作。今年，家裡最小的孩子，是我的小妹金娥也順利的考上了大學。至此，我的父母成功的培養了三個大學生，這在一個經濟並不充裕，甚至偏落的地方，是少有的，尤其是對於一個農村家庭實屬不易！只是辛勞一生的父親沒能等到小女兒收到入學通知的那一天！

四、父親是個聰明勤勞的人

爲了家裡的經濟能夠寬裕點，爲了我們幾個孩子能上學，父親想到了在家裡開一個豆腐舖，儘管家裡的農活已經很多很累。爲了拜師學

藝，父親讓母親在家準備了好酒好菜，請來了一個會做豆腐的師傅，跟別人學習做豆腐的工作經驗。然後父親購置了打磨豆漿的機器，砌了灶，水池……一切準備就緒，父親開始了每個節日之前前的忙碌。農村的消費水平低，一般平時需求量也少，父親就選在每個節日之前做一些豆腐來賣。過年的時候，豆腐的銷量比較好，那個時候也是父親最累的日子。寒冷的冬天，父親常常熬夜做豆腐，以便第二天一早有豆腐能賣，這樣每天可以多做幾板豆腐，多賺一點錢，有時候熬了一個通宵，第二天還挑著豆腐出去賣。記得有個除夕夜，我們和母親在家做好了飯菜等父親賣完豆腐回來，可是等到很晚父親才回來。一家人擔心壞了。父親說，有人要買我們的豆腐，可是他去晚了，人家買了別家的，他只好挑到更遠的地方賣。吃飯的時候，父親吃著吃著都快睡著了。這一切想起來是多麼的令人心酸！

父親做生意講的是誠信。他從不學別人往豆腐中添加一些食用添加劑以增加豆腐的產量，

而是採用最原始最綠色的做法；也從來不缺斤短兩。找零的時候寧願自己少收幾毛錢，也決不多收別人一毛錢。所以熟悉他的鄰居都很相信他，從來沒有人主動去看秤的是不是公平。不少鄉鄰爲了能買到父親做的豆腐，自己上門來買，有時候豆腐還沒做好，別人就把買豆腐的籃子放在家裡，讓父親做好以後，直接秤好放著，等他們來拿，父親在鄉鄰之間建立的信任，我想是很少有人能做到的。

五、父親是個能工巧匠

父親是個聰明勤勞的人，會幹很多的技術活。他還會木匠活，家裡的大部份家具都是父親自己動手做的。記得父親跟我講過，他才十歲的時候，有人做木匠活，他就在旁邊看，默默的記著一步步怎麼做。木匠要想在木料上鋸一條直線，就必須先用墨線打一條線。父親覺得那個墨盒真是方便，就回家自己琢磨著做，一個人研究了一晚上終於做好了一個。那個墨盒很精緻，父

親還在墨盒上刻了花。而且墨盒一直用到現在。家裡所有的櫃子、飯桌、書桌、床等等幾乎都是父親自己動手做的。

父親還會建築活。除了居住的兩層樓是請建築工隊蓋的以外，家裡的房間平房都是父親自己動手蓋的。

父親還會編織一些篾筐、竹籃……

家裡哪些物品需要修理，小院需要鋪水泥等等，父親都會自己想辦法來處理。

常常聽到鄰居稱讚父親是個有能耐的人！在我的心裡，父親是個無所不能的人。有父親在，家裡的很多事兒都不需要請別人來幫忙。我爲有這樣一個聰明能幹的父親而驕傲。

六、父親教育我們要懂孝重孝

父親常常對我們說：要做個孝順的孩子。他沒有過多的言辭來告訴我們爲何要孝順，如何孝順，但他用行動感化著我們。

每年除夕那一天，父親都會帶著我們姊妹去



爺爺的墳上祭拜。自從旅居台灣的三爺回來給老太爺（我的曾祖父），老太太（我的曾祖母）在原墳地附近（後來成了農田）立碑以後，父親每年的除夕那天都會先到老太爺、老太太的墳地祭拜，然後再到我們爺爺奶奶的墳地祭拜。雖然爺爺、奶奶已去世多年，但祭拜時父親還是在悄悄的落淚。可能怕我們孩子們看到跟著傷心，他總是偷偷抹掉淚水，然後笑著領著我們幾個孩子回家吃團年飯。

吃過團年飯後，父親就開始給遠在台灣無法團聚的三爺爺一家，以及重慶的舅舅們打電話，祝他們新年快樂！每一年，從不遺忘！家裡的經濟條件有限，父親雖然沒有能力在過年的時候為遠方的親人們送上一份大禮，但他心裡時刻在牽掛，思念著遠方的親人！

父親也告訴我們要尊重，疼愛母親，因為母



我與陳笛先生和我的妹妹和親雙合影。

親不光是給了我們生命，還辛辛苦苦把我們撫養大。小的時候，家裡經濟條件很差，母親很多年都沒有買一件衣服，可是卻盡量在新年的時候給我們四個孩子添置新衣。一

個年輕母親的青春就這樣在日復一日的勞作中慢慢逝去了，沒有漂亮的衣服，沒有美麗的妝容……母親娘家遠在重慶，離我們老家湖北省棗陽市遠隔千山萬水。為了省錢，母親很多年沒有回過娘家，盡管她也常常在思念著她的父母、兄弟。父親覺得愧對母親，沒有給母親幸福的生活。他希望我們這些孩子長大了，能夠孝順母親，讓她過個幸福的日子。而今，母親孤身一人，父親的離開讓她承受了沉重的打擊。我會履行父親生前的許諾：一定照顧好母親，不要讓她孤單。

我們留下隻字片言，但是父親平日裡對女兒們的教導，我們都銘記在心！我們不會辜負父親的期望！



父親的客廳。

七、父親永遠活在我們心中

父親

走了，生命永遠定位在六十一歲，但是父親仍然活在我們的心中，他的音容笑貌時常在我腦海中浮現，那麼慈祥，那麼溫暖！雖然父親走時沒有給

父親逝世後，下葬於他一生打拚卓著成就的家園後山——棗陽吳家店徐樓鄉田台村，也是最愛他的雙親發文爺、段氏奶奶的墓旁，從此青山白水，伴其長眠九泉，偎依雙親，環視田園，一如生前。人生沒有絕對的完美，但是父親永遠是李家的楷模！

「爸爸，您好走！如果有來生，我依然願意做您的女兒！」



三爺伉儷偕萬鈞、萬亘（右二）叔叔返鄉探親和我雙親攝於家門前。

金平於二〇〇九年十月寫於深圳家中